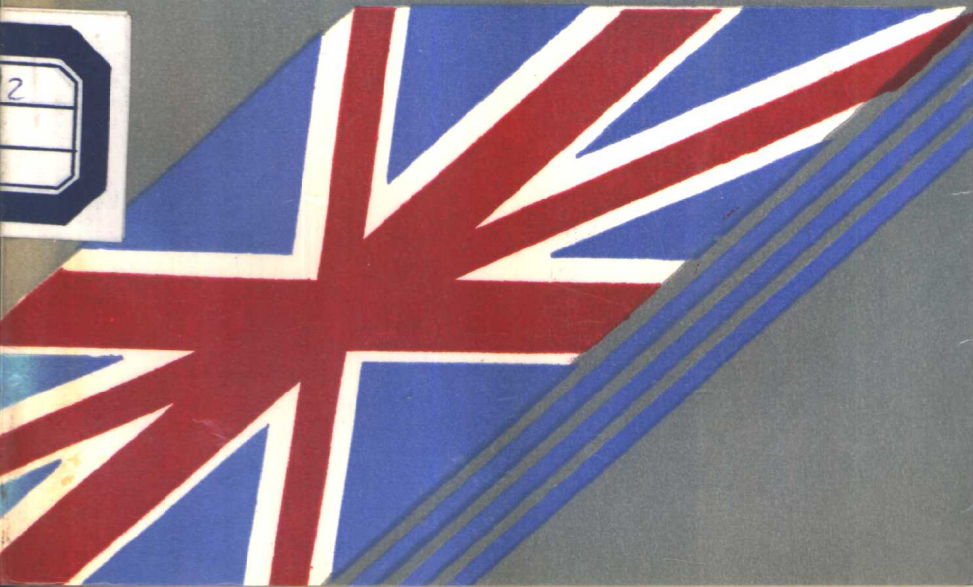


竞选日记

——跟随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



竞 选 日 记
——跟随玛格丽特·撒切尔竞选
卡罗尔·撒切尔著
张首第 刘培玲译
董庆杰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实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120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60册

ISBN 7-206-00120-3
D·35 定价：1.55元

目 录

前奏曲	(1)
第一周	(17)
第二周	(60)
第三周	(104)
投票日与计贾	(150)

前 奏 曲

五月十日 星期二

凌晨零点四十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①。我正在霍巴特一家旅馆里酣睡，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我的编辑玛格丽特·威尔斯的声音通过州际电话通讯系统传了过来：“你母亲刚才已经宣布，六月九日举行选举。”

她是在伦敦的西治维克与杰克逊出版社打电话给我，商量出版我撰写一本竞选日记的事。大约四星期前，也就是我离开英格兰为《每日电讯报》写几篇东西而来澳大利亚之前，我们已经谈了关于这本日记的大体设想。

对于她的消息，我的反应是一个四个字母的词^②。它表达了我在一万二千英里之外——实际上，距离事情发生的地点要有多远有多远——心情的落寞和空虚。听到竞选活动已经揭幕后产生的惊奇和由于睡眠被这样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打断而产生的恐惧，使我的思想混乱了。

大约在玛格丽特打电话给我的五小时前，伦敦时间上午

①澳大利亚南方的一个岛屿的名称。——译注

②指人们忌讳的下流词。——译注

八点四十分，在英国首相乡间别墅召开了高级首脑会议以后，也刚好在首相发布竞选通知之前，我曾给唐宁街十号挂过电话，告诉妈妈，我被差遣到塔斯马尼亚来写一篇报道，将在一周后回家。

“首脑会议开得怎样？”我问妈妈。我非常清楚，妈妈在打电话时，是最为安全问题担忧的，她总是对所提的问题仅仅给予很审慎的答复。她说这次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做了许多有条理的安排”——很清楚，这是对六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的一个暗示，但我还是没有预料到竟宣布为六月九日。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谈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我正在努力争取要买的一套公寓有关系。妈妈的思路可以在十秒钟内从重大的国际或政治问题一下子转到细小的家庭琐事上来。在这方面，她是不平凡的。尽管她在放下电话前说：“尽快完成你给《每日电讯报》写的报道”，但我没有猜到她话里蕴含着如此重大的机密。

玛格丽特·威尔斯挂了电话后，我想再睡一觉，但大脑却在继续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我现在的处境已经戳穿了那种“首相的孩子们可以事先知道关于选举日期的内幕消息”的鬼话。

早晨六点三十分。我又被电话铃声惊醒。这次是妈妈从唐宁街十号打来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听说了？”她开始说。

“听说了。”我打断她的话，拉长声音接着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竞选？”

她回答的要点和她给对此提出猜测和怀疑的每一个人的答复是一样的。她还补充说，由于不断出现的极度紧张的竞

选状态，吓跑了预料中的投资者。某些国际性的投资如不吸收进英国，对我们的国家、对经济和英镑都很不利。

“但愿我能买到公寓，万一你要搬回弗勒德大街时好用。”我说^①。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上次通话时关于我买房子的问题上。

“我没有搬回弗勒德大街的意思。”她回答说，听起来既轻松又自负。

这是一个与上次竞选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开端。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的一天，担任妈妈所在选区秘书的艾莉森·沃德，早晨七点二十分把电话打到了悉尼^②我的家里，她的尖叫声从电话中传来：“你母亲要亲自跟你说，我们胜利了。”那正是卡拉汉^③政府‘在下议院’举行的不信任案投票中被击败的时刻——自一八四一年以来，这确实是第一次，一届政府以这种方式落败。所有发生在两个投票厅里的戏剧性的场面、激动人心的结局以及获胜后的欢欣，都通过她的声音传达过来。^④

电话线路很糟，妈妈一遍遍地说：“我们获胜了，以一票优势！”在我听来好象是“我们获胜了，我们获胜了！”

“多几票？”我不断地问，直到最后听懂了为止。于是，我们又接着谈。她以最小的差额，只多一票入选，这使我感到震惊。换句话说，因保守党得到了关键的一票，她欣喜若狂。

①弗勒德大街是我父母亲在切尔西的私人住宅，在我筹措买房这段时期，我一直住在那儿。如果她这次落选，他们就得搬回去住。——原注

②悉尼，澳大利亚一城市名。——译注

③英国政府首相，工党领袖。——译注

④赞成及反对的两派议员分别投票时的投票厅。——译注

我又回到了现实中。一夜都被关于即将来临的竞选的电话和由此而产生的想法占满。第二天，我乘坐一架十二个座位的小飞机飞往这个岛上很远的西南方向，去察看引起争论的弗兰克林下游戈登大坝所在的地区，我受委派就这一地区的情况写一篇报道。

“你对她的选举情况怎么看？”飞机驾驶员问我。我当时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正在阅读《澳大利亚人报》第一版上关于选举的报道。

“我想她会胜利的。”我回答说。但我意识到，我对竞选想得并不多，更不用说结果了。

当晚返回到霍巴特机场上，当我沐浴着落日的红霞走过机场跑道时，那位驾驶员——许多热心祝愿者中的第一位，朝我呼喊：“祝你母亲竞选顺利！”

我喊着回答：“谢谢！”

芬其莱^①的游说、竞选演讲坛、民意测验，以及其他全部工作，看起来仍然象一个离得很远很远的世界。

我完成了塔斯马尼亚的差事之后，即取道悉尼乘飞机回到伦敦。在从希斯罗开往南肯辛顿的地铁上，我越过邻座的肩头看他手中的报纸^②。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是这样开始的：“在民意测验的百分比中，保守党领先百分之二十一”——那是五月十三日，星期五，是在这个数字变成结果的二十八天前。

①伦敦市中心一个区。——译注

②希斯罗是伦敦航空港的名字；南肯辛顿是市内一站名。——译注

五月十三日

星期五

我打算赶到契克斯^①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午饭。妈妈一上午在尤斯顿车站完成了计划要做的事。在那儿，她以“艾雷·尼夫”的名字为一辆火车头命了名。艾雷·尼夫是妈妈的同事和挚友，四年前，他在驾车从下议院地下停车场出来时，被“爱尔兰民族解放军”的炸弹炸死。

但是，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发现我在澳大利亚呆了五个星期后，我的汽车保险到期了，我必须赶到设在莱斯特广场的汽车协会去领取临时保险证。结果直到下午三点钟，我才终于进入契克斯的边门，走进一个安宁的、没有一点竞争迹象的境地——这是即将来临的、非常激动人心的那三个星期前的平静。

星期六下午，妈妈跟往常一样，仍在那堆日常公文中跋涉着，这些文件都是装在那种官方使用的红盒子^②里送来的。红盒子，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上着锁的、用于公务的盒状公文包，里面装着一叠叠的文件。每到周末，这些红盒子就从首相十号办公室送到契克斯来。在一周内，妈妈要处理完这些文件，她经常要工作到深夜。我站在门口，突然伸进头去对妈妈说：“喂，我从澳洲回来了。”接着就跑到外面去看爸爸。爸爸正在练高尔夫球的击球术。当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在无障碍球场进球的机会看上去绝对还是零。

①契克斯是英国首相乡间别墅。——译注

②英国文臣用的文件匣。——译注

他练习“投掷和击球”的临时场地可不一般，就在白金汉郡的外表壮观的乡间官邸正面，那座官邸是一九一八年法里哈姆地方上的李勋爵送给国家作为正式的首相乡间官邸的。并且正是维多利亚车道的尽头，两侧全是树，树是温斯顿·邱吉尔爵士送的礼物。

我和爸爸聊着关于竞选时间的选择。我一直感到惊奇，妈妈选择了提前进行选举。也许，这是由于我在澳大利亚看到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经历而受了影响——他选择了提前进行选举投票，因而彻底失败了。

爸爸开口了，换了一种说法：“‘烈马蓬车六月天’，我成了一个跟着跑的车夫了。”这是他的表达方式。这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不选择在六月份进行选举，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了。

不知怎么搞的，这一切看去好象一个首字母缩略词“蒂纳”^①：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这个词是妈妈发明的，一旦工作进展不顺利，道路坎坷崎岖，而她又决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时，她就用“蒂纳”这个词。现在看来，这个缩略词也可以用来形容妈妈对竞选的选择。后来，妈妈在谈起这事时说，如果她不尽力争取把选举日安排在六月份，而是推迟到十月或翌年五月，那就意味着竞选活动要不停地进行下去，可能要持续好几个月——那对大家来说，将是既不利健康，又不合心意的事情。

喝茶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全是些家庭琐事，如在竞选期间做哪样的发型，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房子，食物和饮料怎样安排等等。妈妈入主唐宁街十号后，家里从来没雇过厨师

^① “没有选择的余地。”——译注

或是女管家。

“妈妈现在想雇人不？”我曾经问过。

“不，不需要。竞选期间是不会缺少食物的，人家还要强迫你去吃的。”妈妈强调说。

关于政治问题，我们没谈什么，这类问题会自己到来的，而且会没完没了。不管怎样，竞选运动看起来总少不了这类成分——诽谤、恐吓，还有香蕉皮。

下午七点三十分：来吃晚饭的有罗恩·瑟洛，芬其莱保守党协会的主席；安德鲁·汤姆森，妈妈的竞选干事；还有乔伊·罗比利亚德，妈妈选区的秘书，原先替艾雷·尼夫出过力。在饭桌上，他们要制订出在芬其莱竞选的活动计划，露面的场合、游说的路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情况看来好象是，妈妈的选民们并不是都有希望能够见着他们保守党的候选人。

罗恩告诉大家说，选民中有两个人看了报上登载的“撒切尔夫人飞往佩恩”——那正是上星期五妈妈北上出席苏格兰议会会议的时候——的标题后，问他：“撒切尔夫人能及时从澳大利亚赶回来，在竞选期间来到芬其莱吗？”①

晚饭后，妈妈煞下心来，讨论起关于印发传单、制订预算、确定应出席的集会、该发表的演说，以及日程安排。为了印制一种贯以“芬其莱的领袖”字样的带有妈妈的大幅照片的宣传品，我们都趴在地板上，精心排布着她的黑白照片，这也是妈妈竞选宣传的一部分内容。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罗恩、安德鲁和乔伊临走时郑重其

①苏格兰有个城市名为佩恩，澳大利亚也有个城市名为佩恩，故有人闹了误会。——译注

事地指示我，一定要让妈妈早点休息。

整个晚上，看起来似乎是妈妈在今后几周内将要扮演的一系列角色的缩影：芬其莱的候选人、保守党的领袖、英国的现任首相。

爸爸去睡觉了。我到书房给妈妈找眼镜。眼镜找到了，妈妈答应我她不会整夜不睡觉之后，我让她一个人留下来读完竞选指南。

我的周末是在恢复飞行时差反应和努力使自己适应这充满政治运动的新气氛中度过的。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一

在报社①工作了一天后，我回到家里把汽车开出来，在晚上八点钟前赶到了唐宁街十号，帮着准备晚饭。

我把我的灰绿色的福特·菲斯塔停在前门外面。这辆车已有三年的历史了，由于损坏得很厉害，我得经常招呼人帮忙推它打火起动，因此在唐宁街一带出了名。我向警察兼唐宁街十号正门的守卫人员们致意。唐宁街十号的正门没有装锁，谁也用不着钥匙，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看守着，让来访者进去。

进楼后，我乘电梯一直到了三楼，下电梯向我们的家走去。在这座建筑中，有好几条路可以通到我们家。一般是乘电梯，要么就走主楼的楼梯，经过二楼上的国宴大厅和首相的书房，然后再上一小段楼梯就到。妈妈上班的往返路

①指《每日电讯报》报社。——译注

程，是世界上那些最短的距离中的一个：从她的床头走到她的办公桌，仅需要几秒钟。到我们家，还有许多条不同的路：通过后楼梯或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象养兔场一样拥挤的过道。有一次我去楼下借些牛奶，就发现自己完全迷了路。

从外形看，人们会误认为唐宁街十号的规模不大。其实，自一七三五年就成为英国的首相官邸的这座梯形建筑，它那庄重的外表后面，有六十个房间，三座楼梯。楼内的办公室可以容纳一百四十人。

早年间，政府管理还很落后，一位官员曾把唐宁街十号比作“一个不时产生卑微政府的绅士之家”。现在一切都变了。如今，唐宁街十号是办公的地方，其中有一套房间是专供首相私人使用的寓所。这套房间是涅维尔·张伯伦的夫人于三十年代把顶楼改造装修而成的。①

首相的寓所在这所房子的背面，俯瞰着禁卫队骑兵阅兵场，设计得象一节伸展开的火车车厢。一条稍长的走廊，通向一间大卧室和洗澡间；起居室；妈妈的梳妆室、洗澡间；马克②的卧室和洗澡间；爸爸的书房；客房兼我的卧室还有洗澡间。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房间，是乔伊·罗比利亚德作为办公室用的。走廊的另一侧有一个洗衣间，下去四五级台阶，有一间象船上厨房那样的小厨房和一个勉强能塞下八个人的、不起眼的餐厅。

公寓内是政府给配备的普通家具。因而，每一个任职者不必搬很多家具进去。这是一笔很实惠的额外津贴，因为落选的首相，同被察觉的俄国间谍一样，必须准备迅速搬出

①亚瑟·涅维尔·张伯伦，保守党领袖，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译注

②马克是日记作者卡罗尔的李生兄弟。——译注

公寓。

首相住公寓要付服务费，大体上说，比居家的用度要略微高一点。这和人们想象的正好相反。人们以为，唐宁街十号是个生活奢华无比的地方，枝形吊灯下仆佣奔忙，恭谨如仪。

家务事的安排取决于首相个人。在我们家里，既没有保姆，也没有女管家或是厨师。我们只雇了两位极好的女佣人，莫西娅和埃德温娜。她们平时每天早上到来，周末，如果妈妈在，她们也来。

我们的饮食安排是没有计划的，有时甚至是很混乱的。我们有个冰箱，莫西娅、乔伊和我，都做些采买工作。有的人指望到这儿来能跟首相一道斯斯文文地进酒，结果准是不免有点惊奇地发现，家里就只她一个人，风快麻利地忙着调制杯里的饮料——冰块、柠檬汁、杜松子酒和营养剂。但事实就是这样。

食物可能是一个问题。妈妈不举行真正的晚宴，但是如果偶尔有同事或起草讲稿的秘书一起加夜班，可以与她一起吃晚饭。在那些傍晚，经常是乔伊、克劳菲（戴维·沃尔夫森^①的秘书）或是我忙活，但有时妈妈也不得不自己动手。

有一位议员，对于这种安排简直受不了，尤其是他的思绪和首相的注意力不时被来来去去、起起坐坐所打断，象玩偶匣内上下窜动的玩偶似的，一会一遍地查看锅里煮着的冷冻豆角是否开了锅，以至于他向首相宣读起暴乱取缔法。^②

^①戴维·沃尔夫森是妈妈的政治班子的领导人。——原注

^②向骚乱分子宣读本法案中的一部分条文，如群众不自行散去，即予以逮捕，处以刑罚。——译注

妈妈决定解决吃饭问题了。她吩咐在楼下给办公室人员准备午饭的女佣人采购了不少“速热”型的方便副食品塞到冰箱里。结果，有一位经常在我们家吃晚饭的客人后来干脆拒绝光临了，说是马铃薯肉馅饼这道菜他在我们这儿已经连着吃了三回了；她要不换换菜谱，他没有胃口。

那天晚上，吃晚饭的仅是家里人，马克和爸爸在客厅里喝酒。一会儿，妈妈也从书房来到客厅，她深深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喝着她最喜欢的饮料——淡威士忌加苏达。

第一个问题：妈妈还没有把她的“竞选辞”缩写到三百五十字，以便印成活页，散发给她的选民，所以晚饭后还得接着干。

第二个问题：妈妈曾吩咐谁把一幅窗帘绷紧四英寸，可是那个人竟把窗帘从下面剪掉了四英寸。

我没有看到这出戏，但是很显然，如果你懂得一点窗帘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你总是会把它绷紧，而绝对不会剪掉的。

妈妈在信还是不信上犹豫了十五秒钟，面对着等待她处理的堆积如山的红盒子，还有即将开始的竞选运动，绷紧还是剪掉的问题，就不在乎了。而我们认为“竞选辞”非砍不可，但窗帘是不应当剪的。

喝完酒，我们去餐厅吃晚饭。这是一顿冷餐；一些食品是妈妈头一天从契克斯带回来的，大大地缓和了唐宁街十号的食品供应危机。契克斯那儿有司务长和厨师，所以那里没有食品危机。事实有点颠倒了，在首相的乡间别墅里，不仅一切进行得很有规律，而且还有极好的食品。

吃晚饭时，我责怪妈妈向一家星期日小报泄漏了消息，

那家小报把她形容为“洁癖狂”，说我和马克是“邋遢狂”。妈妈否认泄漏了家丑，但却认为这种评价还算中肯。

爸爸要去我们在肯特郡租用的国家信托房产的“斯考特尼”公寓休息一天，在此之前，我们谈论了有关竞选运动的各个方面的情况。

如果按照妈妈的习惯，吃饭从来用不着很长时间。她自来就总是吃得快的可怕，她视吃饭时间为多做工作的障碍，总把吃饭时间缩短到最小限度。马克跑到楼下去看电视新闻去了。妈妈知道今天的电视新闻中有她的镜头。妈妈讨厌在那个匣子中看到她自己，所以，在她确信她的镜头已经过去之前，是不会打开电视机的开关的。

我洗过了餐具，又为我们俩煮好了咖啡。

在竞选期间，我的一部分工作是为妈妈打杂，做一个专门负责服装的女仆。于是我们着手交接情况，她象导游一样地领着我到她陈设衣橱的闲屋子里，一件一件地清点服装。

一号衣橱：一色挑的是藏青色和黑色的西装。“我希望看起来象个实干家。”妈妈解释道，着装服从于工作，这是她的不易的信条之一。

我试着记住哪件上装配哪件衬衫。接着，我们又挑鞋子。“鞋么，这几双是‘踏青鞋’，穿上好走路，”妈妈指着衣橱下层鞋架子上塞着鞋楦子的一双双鞋子说。①

二号衣橱：“最适合于做演讲时穿的鞋子，站着演讲时穿着舒服。”在我面前是一些整齐地贴着标签的盒子，里面装着不同颜色的羊皮运动鞋。

①一种较笨重的鞋。——译注

妈妈在竞选途中通常不穿最好的衣服，因为好衣服叫抛来的面粉、鸡蛋、西红柿等“炸弹”命中了，也添不了魅力。

三号衣橱：“一柜最好的，上电视的服装。”这些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在屏幕上看着很漂亮。

妈妈给她的衣服都起了名字，这是识别它们的唯一途径。“茄子”（紫色西装）；“李子的闪电”（红色闪光组成的图案）；“浓云密布”（黑地白花）；“英国花园”（绿叶边式的图案）。

有时，我们发现相同的衣服有两件。“我们弄了一堆杂乱料子。”她就解释说。

四号衣橱：晚礼服和参加大会用的衣服。“高贵人的化装外衣”（方格图案，衣领镶着花边）；“卑微者的化装外衣”（最没有魅力的样式）。

“这件带藏青色点儿的。”

“这样的已经有一件了，”我插嘴说。

“不，这件带藏青点儿的是薄绸的。看，透明的。那件是丝的。”

我想保准是我弄错了。

即使在苏格兰仅有住宿一夜的旅行，妈妈也总要带着个衣箱，里面准备着够她一整天用的衣服，夜礼服、备用的紧身衣、备用鞋、晚会鞋、雨天保护发型用的围巾以及各种其他的日用品。除此之外，她还带着化妆盒和公文包。

慢慢地，我心里对妈妈的服饰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觉得我肯定不能安排、调配好妈妈在不同场合需要的服装。我可以想见，首相金光耀眼地到达中部地区钢花飞溅的金属冶炼厂时的情景——身着带有金色花边窸窣作响的非常迷人的蓝

色长裙，脚踏着高跟鞋。

我也用不着担心——她有着一双性感的腿，穿的又那么漂亮，所以，这些可能会使她在工厂获得选票。

“课”上完后，我多弄了点咖啡，妈妈也专心致志地工作去了。

就在我临走的时候，我们翻出来了一份关于皇家禁卫队骑兵的阅兵式练习时刻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举行禁卫队骑兵检阅军旗分列式和换岗操演，他们在破晓时分操练，就在妈妈卧室的窗户外面。她一定会领教到，壮观的表演和着政治的节拍，要搅得她三个星期里连一个好觉也睡不成。

我把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祝愿她的宣言“走运”，这篇宣言要在星期三发表。然后我走下主楼楼梯，那里一片漆黑。

墙上悬挂着所有前任首相的肖像，在他们中间，本世纪里的，还没有一个人赢得过连任。如果妈妈在六月九日成为第一位连任首相，她的名字将以连中三元的记录而标炳史册了：一九七九年，在不信任案投票中，以一票多数击败了卡拉汉政府；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以保守党在竞选中获胜而出任首相，并且是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保守党政府的议会成员中，以不间断地连任二届首相而再次入主唐宁街十号的头一个议员。

历史上的前车之鉴确是于她不利，不过投票日看起来仍很遥远。走廊电灯电源似乎也很遥远，我只好摸黑行走，争取不至于滚下楼梯。

迄今就竞选运动而言，星期二和星期三将是很清静的，所以我这两天在《每日电讯报》上班。但是，保守党宣言星